



道林·格雷的画像

道林·格雷的画像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彭 恩 华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道林·格雷的画像

【英】奥斯卡·王尔德著

彭恩华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 字数, 161 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

书号: 10088·810 定价: 0.83 元

奥斯卡·王尔德与 《道林·格雷的画像》

金 福

十九世纪末，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部分知识分子目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罪恶，心中非常愤慨，但又看不到出路何在，从而感到一筹莫展；在苦闷彷徨之余，提出了以艺术的“美”来抵消社会丑恶的消极遁世主张，形成了所谓“唯美派”。“唯美派”最早在法国兴起，后来传到英国。英国“唯美派”的代表作家是奥斯卡·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外科医生。王尔德痛恨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又因自己无力为社会改革作出贡献而苦恼，因此最后流于颓废，晚年客死巴

黎。

王尔德倾向社会主义，曾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1）等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当然，由于时代和他个人社会地位的局限性，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片面的、肤浅的，有时甚至于是错误的，但毕竟还不失为英国早期社会主义宣传家之一。

王尔德在文学创作方面著有小说童话和戏剧等。他的童话《快乐王子集》（1888）表现了对穷人和弱小者的深刻同情，文笔也相当生动。戏剧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莎乐美》（1893）《理想的丈夫》（1895）等，大都对贵族的腐朽生活和彼此之间的尔虞我诈作了无情的讽刺。

王尔德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王尔德在这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节，优美的文笔，富于哲理的语言，揭露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精神空虚与道德沉沦，交织着善与恶，美与丑，灵魂与肉体，艺术与现实的复杂矛盾，展示了一个绝代美男子由灵魂的堕落到肉体的毁灭的悲剧，形象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艺术观。

书中有三个主要人物：玩世不恭、享乐至上的亨利勋爵，是精神上、道德上“恶”的代表；心地纯朴、视艺术为生命的画家贝西尔·哈尔伍德，是精神上、道德上“善”的代表；为自己的美丽外貌所眩惑的道林·格雷最初在画家的影响下是向善的，后来经不起亨利勋爵的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的诱惑，终于堕落，从而也毁了自己。画家贝西尔虽然不幸被格雷杀害，但却通过把自己的精神力量注入了画像，而使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受到制裁。本书用很多篇幅暴露了贵族的骄奢淫逸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沉沦，并且最后以“善”战胜“恶”来收场，充分说明了作者的爱憎所在。书中有大段对白，主要是亨利勋爵宣扬享乐主义谬论和画家贝西尔力主修心为善的看法之间的论争，写得十分精采。

这部小说，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形象化地阐明了“艺术至上”的理论。画家贝西尔不为名利而创作肖像，由于他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在画像上注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才使画像具有异常的“美”和奇特的生命力。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来说明：唯有贯彻“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才能算作永恒的、崇高

的、至善至美的艺术品。

本书有以下几个写作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1. 本书情节比较离奇。这是由于王尔德受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所以构思比较奇特。

2. 王尔德所用的语言华丽而又隽永，文风细腻而又流畅，但在译成别种文字时，往往很难表现出来。推究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王尔德喜欢堆砌华丽的词藻，一个名词的前后往往有若干修饰用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二是作者在作哲理性的探讨时，常常对思维活动和观念意象等解剖得相当深刻，有时还利用双相关语等作巧妙的问答，言简意赅，很难处理；三是作者在行文造句时务炫其博，例如在本书中谈到绫罗绸缎、奇卉异珍时罗列了许许多多十分冷僻的单词，而且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很多神话人物及历代名流的姓名，凡此种种，都给翻译增加了莫大的困难。

3. 本书情节比较紧凑，主要人物也能前后呼应。但是对道林堕落前的心理活动着墨不多，似乎给人以急转直下之感，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王尔德在本书中系统地体现出来的“唯美主

义”、“为艺术而艺术”等观点，用马列主义的文艺观来衡量当然是不无偏颇之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逃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罪恶而产生的一种天真的想法，深入地说可以认为这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消极的反动。《道林·格雷的画像》展示了善与恶、美与丑的动人心魄的搏击，最后，以善对于恶的战胜、高尚心灵对邪恶道德的战胜而告终，享乐主义的产儿格雷为具有永恒艺术力量的画像所击毁，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离奇结尾，正是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惩恶扬善的社会道德观念。由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本书是一部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而且，作品从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出发，对艺术美的苦心孤诣的追求，在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也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总之，我认为无论作为介绍“唯美派”的面貌，还是作为填补翻译出版西方文学名著工作中的空白，都有把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必要。

画室里充满了馥郁的玫瑰花的芬芳，当夏日的轻风在花园里树丛间吹拂的时候，从开着的门里就传来浓烈的紫丁香的香味，或是开粉红色花朵的荆棘的更幽雅些的气息。

亨利·华顿勋爵躺在波斯鞍囊做的沙发的一角，跟平时一样没完没了地抽烟。他正好能看到一株色泽和滋味都跟蜂蜜相仿的金链花的闪光，那些柔弱的枝条似乎承受不了这些美丽的、火焰般的花朵；遮在大窗前的真丝长窗帘上，时时落下一些飞鸟的怪影，产生一种稍纵即逝的日本式图案效果，并且使他想起东京那些面容苍白、呈玉石色的画家，他们试图通过一种必然是静止的艺术手段，来表达疾速和运动的观念。沉闷地低

语着的群蜂穿过长片未经修整的草地向前突进，或是绕着散乱的忍冬花的尘封的金色尖角死死地盘旋，仿佛在增添寂静的压抑感。隐约可闻的伦敦市声就象一架遥远的风琴所发出的低音。

房间中央，有一张异常俊美的年轻人的全身像夹在一个直立的画架上，前面不远的地方就坐着艺术家贝西尔·哈尔伍德本人。几年前他曾突然失踪，使得当时群情黯然，并且引起了无数奇妙的猜测。

画家望着那个闲雅秀丽的形体，他已经十分精巧地把它描绘在自己的艺术品中了，这时一个欢快的微笑拂过他的脸庞，而且似乎停留在那里。他突然站起来，闭上眼睛，手指按住眼睑，仿佛要把某个古怪的梦禁锢在自己脑海里，生怕自己会从这个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贝西尔，你作画以来最好的作品，”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道。“明年真该把它送到 Grosvenor^① 去。画院太大，也太平庸了。我每次上那儿去，往往人头攒拥，叫我没法看到图画，真是糟糕；要不就全是画，没法

①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广场。

看到人，这种情况更糟。格罗斯文纳才真是唯一合适的地方。”

“这幅画我什么地方也不送，”他回答道，一边把头古怪地朝后一仰，以前在牛津的时候，这种姿势老是引得朋友们发笑。“不，我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轻淡的蓝色烟圈惊奇地瞧着他，这些烟圈出自他那鸦片味很浓的香烟头，形成各种光怪陆离的涡状花纹而袅袅上升。“哪儿都不送？亲爱的朋友，这是干吗？有什么缘故没有？你们画家可真是些怪人！为了博取声名你们什么都干。可是一旦声名到手，仿佛又想把它扔了。你这样做不聪明，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还要糟糕，那就是不被议论。这样一幅画会使你凌驾于英国所有青年人之上，甚至会使老年人也嫉妒不已，如果老人还会产生感情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我的，”他回笑说，“可我真的没法把它展出。我注入的心血太多啦。”

亨利勋爵伸手摊脚地躺在沙发上，笑着。

“嗯，我料到你会这样的；不过，事实确是如此。”

“注入了太多的心血！老实说，贝西尔，我没想到你竟会那么爱虚荣；一边是你那张棱角突兀的脸和乌黑的头发，另一边是个美少年，仿佛是用象牙和玫瑰花瓣作成的，我真是看不出你们两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哎，我亲爱的贝西尔，他跟那西索斯^①一样美，而你——唔，当然，你也有很颖慧的面相，等等，可是颖慧的面相跟美、真正的美是不相容的。颖慧本身就是一种夸张，会损害任何一张脸上的和谐。当人坐下来思索的时候，他整个儿成了一个鼻子、一张前额或是某种可怕的东西。瞧瞧那些出类拔萃的学者吧，他们有多丑！当然，教会里的人是个例外，因为他们不动脑筋。一位主教到了八十岁还尽说十八岁时人家教他说的那些劳什子，他自然看上去身心愉快啦。你没告诉我你那位神秘的年轻朋友的姓名，可他的像真叫我着迷。我能肯定他是从来不思考的。他是个没头脑的美丽的生物。冬天我们没花可看的时候，或是夏天想找样东西来冷静一下我们的头脑的时候，都该把他找来。别自鸣得意了，贝西尔，你一点儿都不象他。”

^①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上了自己映在水中的影子而落水淹死，化为水仙。

“你不理解我，哈里①，”艺术家回答道。

“我当然不象他，这我非常清楚。说真的，象他才倒楣啦！你耸肩膀？我在跟你说实话。在形体或智力上超群出众只会招来祸殃，你看历史上的君主几个有好下场？最好不要与众不同。人世间，丑和蠢的人最有福气。他们可以从容地坐着，傻乎乎地看把戏。就算他们不懂胜利是怎么回事吧，可他们也捡了个便宜——不必领略失败的苦味啦。他们过的才是理想的日子呐——静谧、淡漠、安宁。他们既不会牵累别人，也不会受株连。你的地位和财富，哈里；我的头脑，虽然不太管事——我的艺术，随它值多少吧；道林·格雷的绝色姿容——神赋予我们什么，我们大家都会为之受苦，苦不堪言。”

“道林·格雷？这是他的名字？”亨利勋爵问，一边穿过画室向贝西尔·哈尔伍德走来。

“对，那是他的名字。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

“那是为什么？”

“噢，讲不清楚。我锺爱谁，从来不把他的

①亨利的爱称。

名字讲给旁人听。不然就象把他们的一部分交出去似的。我渐渐欢喜保密了。唯一能使我们感到现代生活玄妙而神奇的，似乎只有保密。只要你把它掩盖起来，最平凡的东西也会令人感到欣快。我出城去的时候，从来不告诉人家上哪儿，要不我就会失去一切欢乐。这也许是一种愚蠢的习惯，不过它仿佛给生活带来了浓厚的浪漫色彩。你一定觉得我挺蠢吧？”

“一点也不，”亨利爵士回答，“一点也不，亲爱的贝西尔。你似乎忘了我已经结婚，而婚姻的一种魅力就是它构成双方都绝对需要的、相互欺骗的生活。我从来不清楚我妻子在哪儿，而她也从来不了解我在干些什么。我们偶尔也见面，比如在外边用餐，或者上公爵府去，这种时候，我们装着最正经的面孔，彼此说些最荒诞不经的鬼话。我妻子这方面可在行啦，——的确，比我强得多。她从来不搞错日子，而我经常要胡缠，不过她发现了，从不找碴子。有时候我倒希望她闹一场；可她光冲着我笑笑。”

“我讨厌你谈婚姻生活时的口气，哈里，”贝西尔·哈尔伍德说，一边向通花园的门踱去。
“我相信你真是个挺好的丈夫，可是你为自己的

德行感到非常羞愧。你真是个怪人。你从来不侈谈道德，可也从来没有越轨行为。你的玩世不恭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天然未琢只不过是种姿态，而且是叫人最恼火的姿态，”亨利勋爵笑着嚷道，于是这两个年轻人一起走进花园，安坐在高大的月桂树荫中一张竹长椅上。阳光在发亮的叶片上闪动。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轻轻地摇摆。

歇了一会，亨利勋爵摸出表来。“我得走啦，贝西尔，”他轻声说道，“临走以前，你非得回答我一个问题，那是不久前向你提过的。”

“什么问题？”画家眼盯着地问。

“你挺清楚嘛。”

“不，哈里。”

“好，那我来告诉你。我要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肯展出道林·格雷的画像。我要了解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已经告诉你啦。”

“不，没有。你说因为在画里注入了太多的心血。这种讲法太孩子气啦。”

“哈里，”贝西尔·哈尔伍德直望着他的脸说道，“每一幅带着感情绘成的肖像画都是艺术

家自己的肖像，而不是被画者本人的肖像。被画者只是一个巧合，一种机缘。不是艺术家把被画者显示出来，应该说是艺术家在五光十色的画布上显示他自己。我担心在这幅画里暴露了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所以不愿把它展出。”

亨利勋爵笑了。“是什么秘密呢？”他问。

“我可以告诉你，”哈尔伍德说，但是脸上却流露出烦恼的神情。

“我正翘首以待呐，贝西尔，”他的同伴瞅着他说。

“噢，其实也讲不出多少东西，哈里，”画家回答道：“而且我怕你也不一定能理解，或许还不一定相信。”

亨利勋爵微笑着，俯下身去从草丛中摘了一朵粉红色花瓣的雏菊，仔细打量着它。“我一定会理解的，”他说道，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生有白毛的、小小的金色花盘，“至于相信与否，除非实在是无稽之谈，否则我一概都相信。”

风把一些花儿从枝头吹落，一簇簇厚重的星状丁香花在惫懒的空气中往来飘荡。一只蚱蜢开始在墙根叫着，一只细长的蜻蜓鼓动着棕色的薄翼飞过，宛如一根蓝色的线。亨利勋爵觉得他仿

佛能听到贝西尔·哈尔伍德的心搏，暗忖会听到些什么话。

“事情很简单，”过了一会画家说道。“两个月前我上勃兰登夫人家去参加一个集会。你知道，我们这些穷艺术家经常上社交圈去露露面，只是为了提醒一下公众：我们不是蛮子。你有一次跟我说过，无论是谁，哪怕是个证券商人，只要穿上晚礼服，戴上白领结，也就能博得文明人的雅誉。嗯，我在房里呆了大约十分钟，跟一些衣着十分讲究的上年纪的贵妇和枯燥乏味的画院院士聊着，突然，我觉得有人在看我。我把身子转过来一点，于是第一次看到了道林·格雷。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我感到自己的脸色渐渐变白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感袭上我的心头。我知道自己正巧面对面碰上了这么个人，光是他的容貌就是如此迷人，以致于如果我任其发展的话，它会把我的整个天性、整个心灵乃至我的艺术本身都吸收掉。在我的生活中，我不需要任何外界力量。你很清楚，哈里，我的天性多么追求自立。我一直能控制自己，至少在我邂逅道林·格雷之前是如此。接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我：我正处于一生中